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 
第五十九回 存厚道驛丞告害 點門徒王禪賜丹

詩曰：王正為人厚道全，不從主命害忠賢。

一言直告奸臣計，忠心英雄白屈冤。

話說王驛丞見龐太師一月餘間，有書一□三封，要害平西王性命。此時驛丞立定主意，不肯陷害狄青，自願掛官遁跡。等候至紅日歸西，排開酒宴狄爺坐下，把金壺滿滿斟上幾盅。狄爺抬頭一看王驛丞。但見他：

愁眉不展成何事，神色沉吟卻有因。

狄爺看罷說聲：「驛丞官，本藩看你滿面愁容，是何緣故？」驛丞說：「小官有些心事。」狄爺說：「有何心事？」王正說道：「身家性命不保，所以心煩不悅。」狄爺說：「有甚心事，說與本藩知道。」此時王正回復，便輕輕叫聲：「千歲，小官原是龐府家人，因幹事無差，太師爺把我提拔起來，故做了這驛丞。自從千歲爺到此之後，龐太師一連有□三封書信，要小官把千歲爺性命害了。只因我受過太師一點之恩，又難以推卻，只得將實言告明。」狄爺說：「就把本藩擺佈了罷，這有何不可？」王正說：「千歲，你何出此言？你乃當朝鐵石擎天柱，大宋駕海擎金山，立建多少汗馬功勞，保護大宋江山頂力之人。小官焉敢做此無法之行，如若我依了太師之命，要陷害千歲，小官也不來實告了。」狄爺說：「如今你意見若何？」王正說：「太師今日來書一封，內說倘小官仍不下手害千歲，連著小官也要收拾了。」狄爺說：「如今他□三封書何在？」王正說道：「千歲，□三封書多是他來人帶回的，並無一字存留。」狄爺冷笑道：「龐洪，想你幾番害我，屢屢不成功，因何息不得此心，必要算計於我？可惜原書不存一紙，何作為憑！」驛丞說：「千歲，太師是個有主意的人，焉肯把書留在此處？小官當時見了一書延挨一次。如今延挨不得了，所以小官告明此事，來日掛官逃走便了。」

狄爺聽罷搖頭說：「驛丞，你休得心煩。本藩思量一個妙計安穩你做官，何須逃走？」王正說：「千歲，只怕這件事沒有思量得來。」狄爺說：「若打算不來，本藩縱死何辭？」驛丞說：「千歲，你斷然死不得的，若千歲有甚差遲，如同大宋砍斷擎天棟柱，而且小官性命難保，妙計不過小官掛冠逃走的。」狄爺道：「王正，你休要逃走了。龐洪原要算計本藩的，你且放心，待來日要打算一個兩全其美的計策。我命無妨，你安穩做官才是。」王正無奈應諾。此時狄爺無心吃酒，略用了幾杯，即喚收拾去。說聲：「驛丞，你且去安睡罷。」王正領命去了，只有狄爺歸房獨坐，悶對銀燈，說：「龐洪啊，我到底與你何冤仇，你苦苦必要生心圖害於我，不畏上天！而且欺瞞君上，申同女兒惑迷聖上，倚著內助勢力作惡過多，罪盈滿貫，終然有日報應。但恐龐洪要害我，若有來書為憑，方能把他擺佈，如今就無憑証，說之無益。我若不死，他就要算計王正了，如何打算才好？」思想到煩悶不堪處，即抽身轉出房外，只見庭前月色如銀，天河雲淨無煙，少停孤雁高飛，鳴聲哀切。狄爺對此淒涼之景，觸感愁懷，不勝悲煩。嘆聲：「龐洪，你今日害得我既不見君面，又不見母面，孤伶獨處，還不知母親懸望於我如何苦切。」恨想一番，虎目中不見英雄之態。

此時已是更敲三鼓，忽見天邊五彩祥雲霧繞，見遠遠雲端落下一位仙翁，呼喚：「賢徒，緣何在此傷懷？」狄爺一見，原來師父到來。弟子拜見，即請師父坐下庭前。王禪老祖開言說：「賢徒，前時為師差你到汴京助宋平西，做保國之臣，今日你被拘留此地，又見你怨氣冲天，至此為師特來點你。」狄爺說：「師父啊，一言難盡。自別師尊以後，到京就與國家出力，志在朝廷立功勞。豈知出仕未久，卻被龐洪三番五次圖害於我。上年取得珍珠旗回國，聖上收入國庫已久，直至今年已有一載，聖上忽然傳說是假旗。此時弟子忍耐不住，觸撞朝廷，押出西郊斬首。幸得娘娘救了，方免過刀之苦。今日問罪流徒此地，豈知龐洪又不容弟子。月餘之間連次□三封書付托驛丞，要害弟子性命，幸得王驛丞存心仁厚，將此說知弟子，立在進退兩難。我若不死，龐洪焉得能饒王正？所以弟子在此月下思量，猶疑不決。未知怎樣處決這奸臣才好。」老祖聽了，微笑說：「徒弟，你不必過慮心煩，那龐洪父女氣數未盡，那裡處次得他？你今日且聽我言，權為隱避。少不得西遼又復動干戈，此時仍要你督兵取得真旗回國，奏凱班師。以後天下平寧，龐洪父女權勢已盡，賢徒自此福祿叨天了。」狄爺說：「師父，那旗還有真的麼？」老祖說：「為何沒有的？」狄爺說：「真旗弟子未見過，未知怎生分別的，師父可知道否？」老師說：「為師說與你知罷，可謹謹記著。」就將真旗的式樣一一說明。狄爺謹記在心，且到日後平西試驗真旗。此是後話。此時老祖取出靈丹兩顆，說聲：「賢徒如今與你丹丸兩顆，收藏身邊。」狄爺說：「丹丸後來如何用的！」老祖說：「你記而行，你且權為隱避，只宜四虎將與你母知道。切勿多洩一人。倘日後更有災難，為師再與你解救。」狄爺諾諾連聲，深深拜謝師父提攜指示之思，就把靈丹收藏下。王禪老祖說：「賢徒，為師去也。」即駕上雲端，狄爺跪在塵埃中翹首殷勤相送。祥雲復靄，仙師去了。狄爺起來，想一回說道：「卻也好笑，本藩正在愁煩之間，忽然師父到來，說明真旗之妙處，又命我詐死埋葬，避奸權隱，且依計而行便了。」不覺滿懷愁悶頃刻已消了。又聽得更敲四鼓，即回轉房中坐下，想來龐洪父女屈害忠良，本藩只道他報應生此了，豈知正在盛時之際，動他不得，只猶恐他害盡忠良，奸佞就得志，江山誠恐不安寧了。且罷，憂也憂不來的，成事不能強為，不必恨這奸臣了，且待後來報應他。

此時和衣睡了，至天明起來，洗過臉畢，即裝成大病模樣，有驛丞早早恭見請安。狄爺說：「王正，本藩今日身上有些欠安。」驛丞說：「千歲有何不安？」狄爺說：「昨三更時分，朦朧睡去，只見西遼國內七八員陣亡番將前來與本藩討命，此夢想來不祥之兆了。如今不能久居人世的，今朝覺得身體不寧，心亂頭暈，眼花神悶，且差人本藩府中報知母親、眾將罷。」王正說：「千歲啊，夢寐之事，何足為真？諒必千歲冒了些小風寒小恙的。」狄爺說：「非也。」驛丞說：「莫不是為著龐洪動了氣惱麼？」狄爺搖手說：「不在於此，實是遼將討命的。我若一死，正中龐洪之計，又脫了你的干連，倒也好的。快快差人到我府中，不可遲延。」驛丞應諾。即時差了驛子前往狄府去了。狄爺依著尊師之命，暗把靈丹一粒吞嚥肚中，在床狂叫之聲不絕。王驛丞只道狄爺真病，立刻往請醫生到來，將脈一診。說：「看過多少難奇病症，今不識此症，但脈氣已盡，只憂難過三天。」王正一想，太師要害千歲，正在無計安排，豈知他病起來，送醫生去了不表。

再說驛於奉命奔到狄王府報信，名稱百里，實得九□里路途。這驛子晨早上馬加鞭，將近黃昏時候進了王城。不認得那處是狄王府中，問旁人乃得指點明白。便到王府門首忙下馬，但是氣喘籲籲，看見王府威模，其中幾位管門官坐著，又不敢上前，正在門首探頭探腦。管門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驛子說：「老爺在上，小的是遊龍驛子，只因千歲爺有病，著小的前來報知。」正是：

不是奸臣施毒計，如何小將死埋名。